



问世230多年来首次 《四库全书》 正被“一个字一个字重抄”



《四库全书丛编》体量巨大。



乾隆年间，由纪晓岚领衔担任总编纂，360多位官员、学者编撰，3800多人抄写，耗时13年编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。丛书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故名“四库”。由于它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重要图书，故称“全书”。《四库全书》（全名《钦定四库全书》）保存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古籍善本，凝聚了清人的研究精髓，其价值毋庸置疑。然而，在成书过程中也存在着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抽毁、避讳，以及衍、脱、讹等问题。而且，《四库全书》成书230多年以来，其文献价值、学术价值却鲜为开发利用。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2018年10月，新订《四库全书》项目——《四库全书丛编》文化工程项目，在《四库全书》总编纂纪晓岚的故里河北省沧州正式启动。该工程集编纂、整理、勘误、缮录于一体，力图对《四库全书》存在的问题进行勘误修正，并增加了近世以来对库书文献研究的新成果。这也是《四库全书》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订、重抄。4月1日，在202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新订《四库全书》项目——《四库全书丛编》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对于记者提出的“如何让《四库全书》从‘束之高阁’走向广泛的民间，更好地为大众服务？如何避免在此次抄写过程中出现新的讹误？”等问题，专家们也作了回复。

《四库全书》扩容 从4类到20多个类

据天津阁藏本，其收录3500多种图书，共近8万卷（相当于《永乐大典》的3.5倍），分装36000余册，近10亿字。文、史、哲、理、工、农、医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，《四库全书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、全面的总结，也被誉为“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”。

《四库全书丛编》由从事“四库学”研究三十余年的学者、国内著名纪晓岚研究专家、作家何香久任总编纂，以河北大学为依托，正式成立了项目中心，项目中心办公地点设在沧州。《四库全书丛编》除收纳原《四库全书》外，还收纳了大量《四库全书》未收入的内容，收书下限扩展到1911年底。《四库全书丛编》的体量比《四库全书》大，书籍种类

达11038种，约19.83万卷，分装约9万册，共20多亿字，有别于《四库全书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，将全部内容分为20多个类纂，涉及历史、文化、哲学、宗教、艺术、医药、历法、农业、科技、文学、戏曲等多个方面。

230多年前，《四库全书》由“一代文宗”纪晓岚领衔编撰完成，今天再次由纪晓岚的家乡沧州重订《四库全书》——《四库全书丛编》再度起航，薪火相传，文脉因袭。

组织书法家 一个字一个字用楷书手抄

《四库全书丛编》计划由1.2万名楷书书法家采用手抄形式进行编纂。项目启动的同时举办了《四库全书丛编》缮录培训班。来自河北、北京、山西、山东、内蒙古、青海等地的书法家330余人，先期开始进入抄写书稿过程。

重订、重抄《四库全书》由河北省文联负责实施，首先从《四库全书》中分量最重的“直隶著述”部分整理抄录。抄写者主要以河

北书法家为主，也有其他省份的，仅这部分完成预计需要至少4年。

《四库全书丛编》体量巨大，为何坚持用“一个字一个字”“手抄”的方式成书？总编纂何香久认为，采用手工缮录的方式，是中国书法艺术，尤其是楷书艺术的一次“集大成”，在提笔写字已成奢侈的网络时代，《四库全书丛编》以手抄、工楷的形式，让读者重新认识汉字之丰、之美。

七阁珍藏抄本《四库全书》现存世三套半

乾隆四十九年（公元1784年），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完成。乾隆命人手抄了7部，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溯阁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、奉天（今沈阳）故宫文溯阁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，合称“内廷四阁”（或称“北四阁”）。尔后又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，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，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，即“江浙三阁”（或称“南三阁”），各藏抄本一部。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。

《四库全书》在其编纂完成后的230余年中，历经战乱，屡遭厄运，现存世三套半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军攻陷镇江，火烧文宗阁，所藏《四库全书》损失惨重。随后，在太平天国战乱中，镇江文宗阁与扬

州文汇阁均毁于兵火，文宗、文汇两阁《四库全书》荡然无存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文源阁《四库全书》全部化为灰烬，翰林院的《四库全书》底本也多被毁坏、流失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翰林院残存的《四库全书》底本被劫掠出境。1949年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被运往中国台湾。留存大陆的文津、文溯两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。

230多年前，《四库全书》由“一代文宗”纪晓岚领衔编撰完成，今天再次由纪晓岚的家乡沧州重订《四库全书》——《四库全书丛编》再度起航，薪火相传，文脉因袭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吉狄马加

诗歌不只是用来抒情、呐喊，还可以用来思考。《诗人的圆桌》就是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场场思想对话，也是对他以往出版过的所有诗歌在精神、理念方面的一次总结。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新书《诗人的圆桌》亮相。

吉狄马加作为作品被译介最多的当代中国著名诗人，和世界诗坛的对话也是频密的。

《诗人的圆桌》即是吉狄马加与世界不同国家当下非常重要、著名的16位诗人、诗歌翻译家深度交流的16篇对话录。16位对谈者来自欧美、亚非及大洋洲等不同地区，包括阿多尼斯（叙利亚，连续几年诺奖热门人选）、叶夫图申科（俄罗斯）、温茨洛瓦（立陶宛，“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”）、伊冯·勒芒（法国，2019年“龚古尔诗歌奖”获得者）。

吉狄马加与16位国际诗人深谈 《诗人的圆桌》收录思想对话

16场心灵深处的惊雷 解密世界级诗人成长史

《共建一个理想的世界》《为了人类的明天》《用语言进行创新仍是诗人的责任和使命》《诗歌是现实与梦境的另一种折射》《从语言出发，或许同样能抵达未来》……在一场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交流中，诗人们以他们充满差异而又互补的视角诠释诗人的责任、使命以及现今所置身的世界，表达人性关怀与生命观照。话题涉及哲学、历史、文化、自然、诗学，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史料、诗人轶事、诗坛秘辛，具有很大的信息容量。比如在与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对话录《为了人类的明天》中，涉及的人物和话题十分广泛，对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马雅可夫斯基、阿赫马托娃、茨维塔耶娃、曼德施塔姆、帕斯捷尔纳克、叶赛宁、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物和现象的评价与探讨。在与叶夫图申科对话后不久，叶夫图申科就去世了。两万多字的深度访谈文字，成了老诗人在世界上的最后一次长谈。

虽然本书内容采取对话形式，但非常可贵的是，对谈双方都不限于理论的思辨与诗学的探讨，而是更多地讲述各自与诗歌有关的故事、有关的诗人，比如叶夫图申科的对话中，就讲述了诗人与诸多重要诗人交往、交集的故事，甚至谈到自己与布罗茨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，也是诗歌读者所乐于了解的；与阿多尼斯的对话，则完整地反映了一个世界级诗人的成长史，讲述了一个上不起学的少年，如何巧遇总统，为总统朗诵诗歌，得到后者帮助最终成长为一位大诗人的故事。书中讲述的这些有关中外诗坛的逸闻趣事，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同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拥抱文化差异 开展国际性诗歌交流

在发布会上，吉狄马加与小说家李洱、翻译家树才、《世界文学》主编高兴、诗人西川等人，以及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高明，出版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相关负责人、



该书策划人于奎潮一同出席此次活动，就新书内容、诗歌写作与翻译及中外诗歌交流等话题展开热烈对谈。李洱表示自己十分喜爱吉狄马加的诗，对他的诗特别有一种认同感，这是对文化产生的一种认同感。他的诗歌是“一种叠加的综合诗歌，每次读总会回忆起在写作的开始，自己第一次面对这个世界，在词与物最开始接触产生的那种羞怯，那种包含了诗人主体性带来的豪情。”

西川认为《诗人的圆桌》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，讨论的也都是直击要害、准确的问题。“说到诗歌，很多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唐诗宋词。”

“不同于其他诗歌图书，这本书充满了国际性，读来让人很受益。”高兴表示《诗人的圆桌》是自己的一本必读书。他分享了陪同吉狄马加出访和举办各类诗歌活动的心情，他认为吉狄马加有着拥抱文化差异并平等对谈的姿态与才情底气。“当看到《诗人的圆桌》这本书的时候，真正期待的一种文化、文学、诗歌的交流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。”

在此次交流会最后环节，吉狄马加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推动国际诗歌交流工作中的体会，他认为诗歌有着构建和平社会、抚慰人类心灵的巨大作用，同时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，有着几千年的传统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来开展国际上的诗歌交流。座谈会当天，诗人、诗歌翻译家、诗歌学者、出版人、读者共聚一堂，仿佛是围坐在地球村中撑起的一张圆桌旁，而这张无形的圆桌不仅是诗人的圆桌，更是诗歌的圆桌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